

QIAN ZHONGSHU ZUOPINJI

著名作家精品文丛

钱钟书作品集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名作家精品文丛

Z H U M I N G Z U O J I A J I N G P I N W E N C O N G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钱
钟
书
作
品
集

责任编辑 常 胜
封面设计 许伟炎
责任校对 娄启轩
版式设计 陈光明

钱
钟
书
作
品
集

许
枫
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7

字数:530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 册

ISBN 7-222-02559-6/I·874

定 价:24.00 元

钱钟书先生其人其书

钱钟书先生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中书君等，钱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。钱钟书先生 1910 年 11 月 21 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城内一户书香世家。父亲钱基博先生曾任清华大学、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国立蓝田师范等校教授，是一位学富五车、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国学大师。钱钟书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，业得以精进。1933 年从清华毕业后，他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。1935 年考取庚款赴英伦牛津大学留学，两年后以论文《十七、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》获副博士学位。随后又转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。1938 年回国，被清华大学破例录用为教授。后曾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、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暨南大学任教，并兼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《书林季刊》主编。在这期间，钱先生所出版的著作有自订诗集《中书君诗》与《中书君近诗》、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短篇小说集《人·鬼·兽》、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和诗话《谈艺录》等。这些著作引起广大读者的深切关注，也使许多学人叹为观止。他的《围城》、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《人·鬼·兽》在八十年重印，使国内理论界和文学界受到震动和冲击，出现了一股“钱钟书热”。国外的“钱热”出现的更早，许多著作被先后译为英文、俄文、日文、德文、法文、韩文等，在各国出版。

《围城》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，他是一部家喻户晓

的现代文学经典，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《围城》内涵充盈，兼以理胜于情，是小说中的宋诗。所谓：“围城”，如书中人物所说，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。英国人说：“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，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，笼内的鸟想飞出来，所以结而离、离而结，没有了局。”法国人的说法是：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“围城”之说，然而，当他听人说到“围城”，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，便对“人生万事，都有这个想法。”“围城”是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，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握。“围城”所描绘的，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是的天佑神助开始，而从意识到化弄人结束。《围城》中时起时伏，处处诉说的，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。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，浪抛心力而已。许多人终身处于“围城”境遇而不察，因此“围城”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。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，思虑沉潜，指点世态，寄慨遥深，以形而下示形而上，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。本书风格幽默、妙譬可人，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梓美。

《人·鬼·兽》是短篇小说集。共收作品四篇。其中，《上帝的梦》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；《猫》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，可以看作《围城》的雏型；《灵感》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；《纪念》则是写家人、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。

《写在人生边上》是散文集。收入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》等十篇。作者带着“一种业余消遣的随便和从容”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，博闻善说，睿智幽默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。

编者的话

钱钟书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兼学者，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，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而且也对世界文化建设作出了不朽的建树。

他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、滔滔不绝的口才、浓郁的机趣与睿智、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，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，风靡海内外。

钱钟书先生曾对一位英国人说过：“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，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”但我们还是愿意奉劝读者诸君，当我们得到这份风格独特、营养极高的精神食粮时，还是应当对这位生产者多一些了解。因为这样做，更有利于我们品尝滋味、吸收营养。

在这本作品集中，我们收录了钱钟书先生的主要作品——《围城》、《人·鬼·兽》、《写在人生边上》等，献给喜爱钱钟书作品的所有读者。

编 者

一代奇才——钱钟书



四十年代初写《围城》的钱钟书。



五十年代三校合并时钱钟书在中关村家门口(杨绛摄影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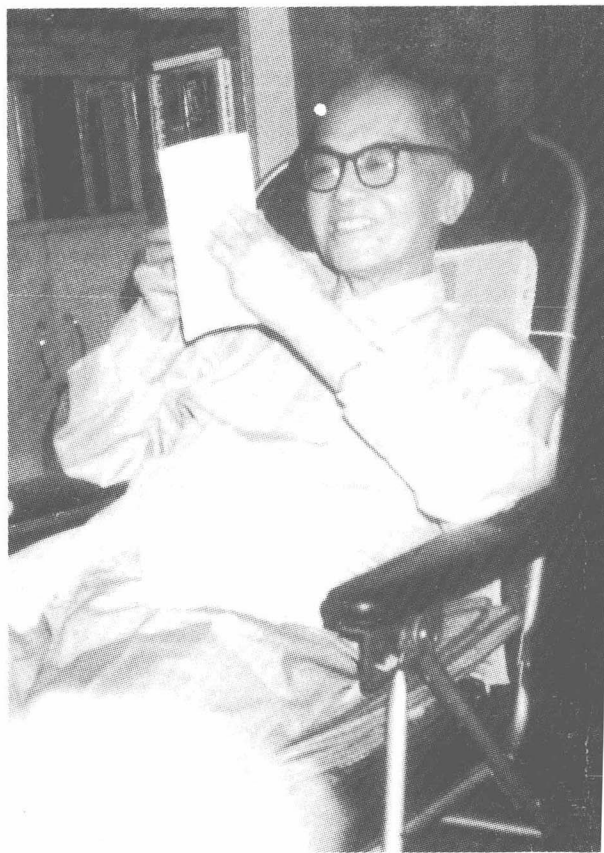


八十年代钱钟书和杨绛在南沙沟阳台

一九八零年杨绛和钱钟书在家里



一代奇才
——
钱钟书



八十年代钱钟书在南沙沟家中

目 录

钱钟书其人其书

围 城

围城	(1)
附录——记钱钟书与围城	(327)

人·兽·鬼

上帝的梦	(353)
猫	(367)
灵感	(415)
纪念	(435)

写在人生边上

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	(463)
窗	(469)

论快乐	(473)
说笑	(477)
吃饭	(481)
读《伊索寓言》	(485)
谈教训	(489)
一个偏见	(493)
释文盲	(497)
论文人	(501)

围

城

红海早过了，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，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，侵占去大部分的夜。夜仿佛纸浸了油，变成半透明体；它给太阳拥抱住了，分不出身来，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，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。到红消醉醒，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，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，又是一天开始。这是七月下旬，合中国旧历的三伏，一年最热的时候。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，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，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〔一九三七年〕。

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（Vicomte de Bragelonne）正向中国开来。早晨八点多钟，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，但已坐立满了人，法国人、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、印度人、安南人，不用说还有中国人。海风里早含着燥热，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，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，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。毕竟是清晨，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，烘懒，说话做事都很起劲。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，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。俾斯麦曾说过，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，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；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，居然传情达意，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，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。这女人的漂亮丈夫，在旁顾而乐之，因为他几天来，香烟、啤酒、柠檬水沾光了不少。红海已过，不怕热极引火，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、纸片、瓶塞之外，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。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，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，但是他们的做事，无不混乱、肮脏、喧哗，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。这船，倚仗人的机巧，载满人的扰攘，寄满人的希望，热闹地行着，每分钟把沾

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，还给那无情、无尽、无际的大海。

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。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。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，赶在暑假初回中国，可以从容找事。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，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。船上这几位，有在法国留学的，有在英国、德国、比国等读书，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。他们天涯相遇，一见如故，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，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。船走得这样慢，大家一片乡心，正愁无处寄托，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。麻将当然是国技，又听说在美国风行；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，并且适合世界潮流。妙得很，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，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，他们成天赌钱消遣。早餐刚过，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，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——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，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。那个戴太阳眼镜、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，衣服极斯文讲究。皮肤在东方人里，要算得白，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，带些干滞。她去掉了黑眼镜，眉清目秀，只是嘴唇嫌薄，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。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，会见得身段瘦削，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，像方头钢笔划成的。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，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贴上的年庚，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，本身是看不出的。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，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，满面劳碌困倦，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，愈觉愁苦可怜。孩子不足两岁，塌鼻子，眼睛两条斜缝，眉毛高高在上，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，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。他刚会走路，一刻不停地要乱跑；母亲在他身上牵了一条皮带，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拉回来。他母亲怕热，拉得手累心烦，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，不住骂这孩子讨厌。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，便改变宗旨，扑向看书的

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、落落难合的神情——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——此刻更流露出嫌恶，黑眼镜也遮盖不了。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，抱歉地拉皮带道：“你这淘气的孩子，去跟苏小姐捣乱！快回来。——苏小姐，你真用功！学问那么好，还成天看书。孙先生常跟我说，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，人又美，又是博士，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？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，没读过半句书，一辈子做管家婆子，在国内念的书，生小孩儿全忘了——吓！死讨厌！我叫你别去，你不干好事，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。”

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，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，可是听了这些话，心上高兴，倒和气地笑道：“让他来，我最喜欢小孩子。”她脱下太阳眼镜，合上对着出神的书，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，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，问他道：“爸爸呢？”小孩子不回答，睁大了眼，向苏小姐“波！波！”吹唾沫，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。苏小姐慌得松了手，掏出手帕来自卫。母亲忙使劲拉他，嚷着要打他嘴巴，一面叹气道：“他爸爸在下面赌钱，还用说么！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，没一个不赌得昏天黑地。赢几个钱回来，还说得过。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，还要赌，恨死我了！”

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，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，冷冷说道：“方先生倒不赌。”

孙太太鼻孔朝天，出冷气道：“方先生！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。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，当然分不出工夫来。人家终身大事，比赌钱要紧得多呢。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，有什么美，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，换到三等舱来受罪。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，也许船到香港，就会订婚。这真是‘有缘千里

来相会’了。”

苏小姐听了，心里直刺得痛，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：“那绝不可能！鲍小姐有未婚夫，她自己跟我讲过。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。”

孙太太道：“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么？我们是老古董了，总算这次学个新鲜。苏小姐，我告诉你句笑话，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，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？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，他还笑呢。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，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：太太不忠实，偷人，丈夫做了乌龟，买彩票准中头奖，赌钱准赢。所以，他说，男人赌钱输了，该引以自慰。孙先生告诉了我，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，这话什么意思。现在看来，鲍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；假如她做了方太太，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。”忠厚老实人的恶毒，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，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。

苏小姐道：“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女学生，打扮也够丢人——”

那小孩子忽然向她们椅子背后伸了双手，大笑大跳。两人回头看，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，手里拿一块糖，远远地逗着那孩子。她只穿绯霞色抹胸，海蓝色贴肉短裤，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。在热带热天，也许这是最合理的妆束，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。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，伤害及中国国体。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，口角流水，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。有人叫她“熟食铺子”（charcuterie），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；又有人叫她“真理”，因为据说“真理是赤裸裸的”。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，所以他们修正为“局部的真理”。

鲍小姐走来了，招呼她们俩说：“你们起得真早呀，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。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，睡得像木头。”